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

五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七十七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一百八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弟麟子  
雄古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子球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為第一充殿前

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  
拙將兵護軍須餽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  
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拙行邊至栢谷敵塹道以阻  
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寧遠諸柵以  
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  
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名賈昌朝又薦為  
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  
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藺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

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  
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  
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  
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  
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  
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  
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  
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

節度武軍為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  
中諡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  
錢不足出已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于信  
義田拙不振而死為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  
士董熙善約為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為節度使竟  
以女歸董氏自為官不上閥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  
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拱聖為卒至殿前班副使知換西

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旣陳青誓衆  
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為右將軍先  
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衄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  
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旣定賊至  
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為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  
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  
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  
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初逵少孤

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冠帔泰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逵引輕兵往來伐羗酋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復從逵取盈而歸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寇略逵差度遠近聚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畫鐵為的激種豪使射久皆成勁兵一夕鋒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逵臥不應旦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徙



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達為能連擢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部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  
關麟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為步軍副都指  
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  
宗遣達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泄其  
勢達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營  
城外者每常朝卽未曉啓門鑰或輟朝失報啓鑰如平  
時達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冶鐵鑄常朝字

俾持以示信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廊延兵延州舊  
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不能守達相伏龍  
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  
延人以為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達言种諤處綏  
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戶今乃千一百戶耳逋逃  
之餘所存纔八百蕃漢兩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  
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  
日給一升罔冒何至大半諤徒欲妄興邊事自以為功

不可不察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  
請不俟郊赦賜三世官神宗曰達武人能有念親之志  
其特許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諡曰武恪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為三班奉職監平鄉  
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  
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  
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  
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為報舜卿驩

然相許不自以為功為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  
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  
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  
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湖北蠻徭彭仕義  
叛從為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  
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狗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  
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  
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特為此輩

所脇今死矣何以多殺為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  
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  
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  
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高山崇福  
宮以光祿大夫致事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  
諡曰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没于定州錄為右班殿  
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

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

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

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

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

而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

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

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母家等族又平疊州

轉作坊使為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箠築羌加

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西上閣門使果州  
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為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  
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  
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  
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  
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  
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  
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令按甲勿攻是

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  
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謁遵裕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  
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幙府後未敢  
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  
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傅壘至旦入矣怒未  
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  
凡所得馬糧悉為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圍城十八  
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卽南還



復命涇師為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為虜所  
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賤永興軍  
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  
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  
優者乃給焉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壘疏密  
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  
弱立為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  
統軍葉悖麻咩叱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

獻帝喜遣近侍勞軍哲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隴山間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砦昌祚以為不可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年六十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

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  
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  
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  
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污澤宜速退  
保後山須明決鬪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  
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  
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

之以為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貝州率勇敢數百

人飛環絳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

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

熙寧中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

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邠州

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

七十二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踊躍

觀者壯之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為兒時與儕輩戲輒為軍陳行列  
狀長老異之既長容體魁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  
內殿宗班為延州巡檢戍懷寧砦夏人三萬騎薄城戰  
竟日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擢廊  
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囉兀之棄走  
遣達援取戍卒輜重為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  
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為少累遷西上閤門使領  
英州刺史為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木征遷東

上閣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郭達招討安南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

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

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

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校有言當先為家計然後進者

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為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

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原師

次富良江蠻艤鬪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

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帥得罪而獨蒙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閤門祇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為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

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為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為  
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首衆潰因乘之遂破蘭  
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  
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首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  
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  
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  
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鬪三日凡斬級數千



卒全二城慶軍叛兕以親兵守西關盜衆不得入而奔

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無復為亂神宗聞其

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賜銀槍袍帶遷為路都監

徙鄜延涇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

為鬼章所圍兕曰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隴

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鈐轄從攻交趾有功領雅州

刺史破乞弟領忠州團練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閣門使

徙熙河與种誼合兵討鬼章於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斷

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真拜通州團練使卒於廊  
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  
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  
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  
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為秦鳳副總  
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雞朴再轉東上閤門使英州刺  
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勝於磨啜

監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為皇城使永興軍路鈴轄復為涇原副總管夏人修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卽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

燾請留之曾布曰臣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彊威俱不能知願加敕使使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哲宗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以為朝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詣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麟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卽佐父征伐從討金湯  
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閱試延  
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  
城知通遠鎮戍軍岷州官累佐騏驎使紹聖中渭帥章  
棻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鬪流  
矢注肩戰深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  
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烟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  
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

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徒知會

州缺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

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

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瞻言蘭溪宗有遺寇宜悉蕩平

之履卽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

追及雄整衆迎擊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

問徙河州种朴戰没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

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

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  
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為可棄遂以賜  
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  
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為責  
輕復竄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永年死西寧諸戍阻絕起  
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復為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  
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為中太一宮使

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知熙州  
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幾以檢  
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  
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  
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  
時朝命种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  
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



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為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欲夜劫斡里雅布營謀泄反為所敗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尼堪陷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

解詔古與師中掎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  
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  
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  
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龍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  
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  
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  
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

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智高接戰手殺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乘都指揮使遷榮州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救濮宮火英宗識其面及卽位以為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廊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諡曰莊敏燧初穴貝州城時為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

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歷中與子  
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歷昌州駐  
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  
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  
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  
入閱於內殿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讎  
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

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  
知原州改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  
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邊謀盜西關鎖舜卿密  
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  
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謀者轉西上閤門使知  
雄州始視事或告契丹闕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為  
動乃妄也契丹繫州民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  
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

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  
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  
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嶺  
武勝兵合河州熟

闕

詣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

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谿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  
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馬  
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  
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毅敏舜卿

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  
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  
與他郡等耳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  
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  
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  
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陳諱譟執政將  
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語之曰天

子太倉粟不請何為我不貸汝衆懼而聽命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真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為



過涖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曰勤毅  
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羣牧使用其  
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  
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告哀契丹至則  
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為之契  
丹不能奪積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為人謹密  
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為一時名將遭世

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陞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見已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七十八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

苗授

子履

王君萬

子瞻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子詵

劉仲武

曲珍

劉閔

郭成

賈品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歷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為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羗雖敗氣尚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羗復要於架麻平注矢

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羶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  
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  
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鬼章  
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  
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  
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為秦鳳副  
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山斬首

萬級獲其大酋冷鷄朴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  
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  
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戶  
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  
中半夜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烟凡師行百日  
轉鬪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  
城錢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卽止  
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卽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

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  
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  
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薨年六十七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祗候  
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  
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為西上閣門副使  
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

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王贍取青唐  
與姚雄合兵討峽羌箋羅結贍將李忠戰敗羅結大集  
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羌死陣以待勢甚盛履叱  
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鬪梟將陳迪  
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  
手劔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  
軍為二別將高永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  
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



焚其族帳而還既而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青唐大會俞龍珂歸國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績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過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

積功得閣門祗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  
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畧地羌潛伏山谷間  
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  
以徇其衆驚號相率聽命所斬乃藥廝逋也復破北關  
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  
使賜絹五百洮西羌叛圍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為南  
撒宗城小而堅彊勇所聚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  
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使為副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

緡為轉運使孫迴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  
故官職君萬怨孫迴使番官木舟訟之鞠于秦隴又貶  
為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  
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傅以冒白草原賞獄治于秦  
詔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瞻具伏詐增首級因說  
詢云青唐人有叛瞻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卽具奏言已  
令瞻結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輒亟罷詢而

命孫迴究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州贍欲以功贖  
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  
孫路路以為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狡獪難制  
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為前鋒度河先下隴朱  
黑城忌愍分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愍信之夜半贍  
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  
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頗以兵柄付愍而留贍  
屯邈川宗哥酋舍欽脚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

騎赴之既入而諸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克贍與愍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悖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胡宗回為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戎將惟心牟欽羶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溫之子隴拶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留失機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為守備青唐未可

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欲使王愨代將贍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為鄆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為路鈐轄贍縱所部剽斂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羌鬪賓踰南山入保敦谷討蕩羌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

瞻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  
路為唱瞻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  
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  
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  
使李諲秦希甫劾瞻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  
牟欽羶以滅口曾布言瞻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  
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  
又奏青唐諸族怨瞻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瞻

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鄙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舍人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陰主原州截原砦招羗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為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儂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為邊患捕誅之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為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



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土千頃以募射手築硤石堡甘  
谷城第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適巡邊與之遇不  
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小卻夏人張兩翼來  
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彊弩殪其酋敵遂退神  
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  
當無不濟但董氊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  
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為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  
河鈐轄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河州羌率衆三萬屯干

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擊破之取害粟食軍羌老  
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  
敢迎戰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  
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  
七百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慕家族頡佺  
難制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  
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從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

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  
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累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  
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  
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進為環慶都  
鈐轄知邠州徙涇原廊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  
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春  
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  
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

孺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  
北遂為沙磧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  
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  
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宗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  
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為府州巡檢韓  
琦薦其材加閣門祗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國文  
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劔為信欲舉衆降

許之旦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譟以出文郁擊之追奔  
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  
前追彊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  
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  
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坂盡奪所  
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羣議不一其為  
朕言之對曰此乃制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羗善  
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

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  
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  
預定洮河遷左騏驎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襲敗之部  
使者劾為生事奪郡印未幾為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  
郁得羗戶萬餘遷路鈴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  
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卽掃營去擢東上閣  
門使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臯  
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為京

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蔭從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閣門祇候押時服賜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入寇擊擒其

會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穴斬首三百級

俘數千人獲索馳甲馬萬計城中無知者並砮禁地三

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頃置射士二千聲聞

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徒秦鳳鈐

轄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

韓績分畫永清貳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

土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

關定州涇原路鈐轄知涇州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



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  
殿崇班閣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  
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賜以名  
為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萬眾於順  
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為軍鋒毀其柵至奈王川邀擊  
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皆策功最累遷  
洛苑使英州刺史廊延兵馬都監舊制內屬者不與漢

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詣闕  
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侍不繼為大患若俟西  
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為然命統兩軍進討  
紹能世世邊將為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  
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  
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讒逮對按驗卒無實  
守邊圉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  
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  
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閤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  
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  
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  
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  
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  
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卽  
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

蕭禧遂揮兵去且舉囊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為信  
卽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克曰向非光祖以身對  
壘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  
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徙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  
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  
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  
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  
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

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殺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鷄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夷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

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  
聽額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  
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  
陰從軍破儂智高韓絳城羅兀領兵戰賞堡嶺川殺大  
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  
西都監裒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  
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

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盈口柵下天府會  
于洽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喆合狷狝拒官軍浩分  
兵擊之殺狷狝降元猛元喆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  
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  
鈐轄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  
乞嗑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鷄朴李密撒馘三千遷東  
上閣門使為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  
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

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  
吃囉氏并連立功復之哲宗卽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  
天武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廊延太  
原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為德順軍指揮使  
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  
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為寓金帛他所密  
告兼濟勿以家為恤平寃旣伸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



川之役將曹侯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  
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為前鋒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  
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即日度關鏖  
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  
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  
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  
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  
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

為不誣矣進帶御器械渭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  
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  
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  
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  
千進討方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  
則生或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  
之蠻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  
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

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為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  
念率會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  
西上閤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永  
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虞候卒年  
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為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  
南珍貨一無所蓄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憚不敢發或巧  
為謀報啓釁亦必折其奸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子誥以蔭為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

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  
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童貫攻燕  
召詵計事悅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  
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電師不能視契  
丹以背盟譙責薄暮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  
圖劾詵覘候不實貶濠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詵始興  
取燕之謀見事勢浸異則又以為不宜取故平燕肆赦  
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累等補  
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為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砦渭  
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卽去仲武諜得的  
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  
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東上閣門使  
知河州吐蕃趙懷德狼阿章衆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  
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出勿與戰亟還伏  
兵道左二將還羌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

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  
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  
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聞  
之貸其罰以為西寧都護童貫招橋羌王子臧征僕哥  
收積石軍邊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或退伏  
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  
辦耳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  
而索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

渡河挈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  
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  
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  
人悉命以官錫閤門祗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為  
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  
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  
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宮再起  
為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威肅子錡

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



陳為綏德城監押孤軍拒寇斬其大會加閭門祗候  
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郭達趙高南征為第一將進自  
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降偽守已下百六十人老  
稚二萬六千口是行也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  
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入對珍念二帥不和睦  
上問必及之言之必行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  
為解帝復使獎勞賜之弓劍鞍勒令有司蠲其鄉徭賦  
擢鄜延鈐轄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

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  
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  
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  
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及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  
曰城中井深泉涸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  
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

為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没  
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  
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  
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千萬珍擣虛馳三  
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閣門  
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  
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闡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為軍校從延州軍出

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  
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鈎其甲闐裂之而墜議者  
欲穿地道入闐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若晝囊  
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為然穴成闐持短兵  
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  
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  
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闐自河東為犄角至  
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闐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

體不為却敵解去為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  
闕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闕躬往  
濬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  
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  
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啜隘至城下有羌乘  
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梟  
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

五砦渭帥章粲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  
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平視諸壘最大  
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  
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  
埋都逋二大會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  
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  
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塔成輕財好施  
名震西鄙旣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

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  
子浩紹興中為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品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生  
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  
以為內殿承制慶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  
鋒又為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  
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品以數  
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

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衆感厲卽  
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上一矢殪其酋衆駭  
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  
高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  
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  
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事  
官為利文州都巡檢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



反遺之物留久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士時其  
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荆湖將領  
拓溪蠻地築九城董兵鎮守又破蠻於大田歲中三遷  
拮伶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五百人情  
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旦度金斗崖舉幟  
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艖舳建旗鼓沂流急趨賊望  
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人殊死鬪蠻騰踐投江  
中殺獲不可計為廣西鈐轄坐殺降徭責監江州酒稅

復為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鈐轄整涖軍嚴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擢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為小校隸劉昌祚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遁走使巫被髮登崖為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謀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

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諜知之頓兵長城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陘中約聞呼則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為賢卒年七十二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彊中的且偉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為河州巡檢夏羌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意氣彌厲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服羌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為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謝使者問聞涇原有王

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  
息出為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  
築臨羌天都十餘壘羌圍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  
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攜攜  
而遇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羌既退師果大獲徽宗  
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  
頃分弓箭士耕屯為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  
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籍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

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  
帝善其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  
節度使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  
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卽其  
他無可為者帝立為罷之賤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西  
地為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開府  
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

州塘灤之間地沮如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為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為河北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為契丹所憚欲增為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婭為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恟疑應詢曰是特為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

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為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

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河  
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  
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隆且鬪  
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憲破西市  
師討鬼章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隆率衆先至斧其橋  
鬼章失援乃成擒為涇原將戰平夏川功最多崇寧中  
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  
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登士

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徽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  
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  
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  
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  
州充隴右都護羌豪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比內  
地帥劉法西討隆以奇兵襲羌潰城震武遷溫州防  
禦使龍神衛捧曰天武都指揮使仍為本道馬步副都  
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命詞臣制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為將領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為主智以為本勇以為用及其成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崖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嵩恩之善射闐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

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  
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贍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  
譎死亦宜也誅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為失刑矣  
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  
干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  
能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

總纂官  
庶吉士  
何思鈞  
校對官  
庶吉士  
張能照  
監生  
陳熙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陳熙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五千九百七十九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一百十

趙挺之

張商英

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時給卒怒譟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為首者衆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為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畧盡召試館職為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



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  
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  
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為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  
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為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  
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常有疾不  
親宴使近臣即館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  
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為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  
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

御史中丞為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

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

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

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

與京爭雄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

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

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為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

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  
生隙隙一開禍拏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惜  
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  
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祐神觀未幾卒年六  
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  
氣傲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  
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共語部

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着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臣無為近臣所脅神宗為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摭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

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  
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為  
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為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  
宗初為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  
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且移書蘇軾  
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  
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

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勘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青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

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仆碑毀冢  
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  
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  
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  
鑿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  
所以傾燾者陽翟民蓋氏養子漸先為祖母所逐以家  
資屬其女經元豐訴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寃導漸使遮  
執政及詣御史府訐燾姻家與蓋女為道地哲宗不直

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闕事皆露責監江寧酒  
起知洪州為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  
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為河北都  
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  
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為褒美尋拜尚書  
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  
逢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  
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



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為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為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

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大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揚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勲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旌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何執中鄭

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  
惠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  
履天位自是稍睽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與語言  
往來事覺鞫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  
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  
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寃  
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  
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

易為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為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

上謹始書云為人後者為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穎王為皇太子神宗即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言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為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盍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畧施行帝方欲用之

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檇杭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寘末級久之為太學錄太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司諫時方究蔡邠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

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  
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為公輔又言元  
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  
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為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  
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  
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  
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逵  
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紕鑄錢獄

辭及正夫時使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  
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  
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閒之句京黨  
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閒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  
河南府召為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  
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材規為時用而  
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為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  
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



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  
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  
肩輿至內殿長子阜民掖入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  
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  
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  
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樂餌香茶之屬甚厚  
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  
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

贈太保謚文憲再贈太傅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  
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  
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為名悉取其旁軍營民  
舍議者譏之帝眷念不衰以阜民為兵部侍郎少子阜  
民徽猷閣待制

何執中字俗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  
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  
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劑決有妖獄

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號彊明官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為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為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鄰夜半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拊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拊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為記室轉侍講端王即位是為

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闕為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為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三年遂代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

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  
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  
肆為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  
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  
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  
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為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  
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

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  
慊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  
慊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  
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為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  
帝重逆其請為申五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  
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為太  
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卧

疾甚賜寬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少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為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斤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即幸其家

以不及視其病為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闕清源郡  
王諡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為都官禮部  
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  
為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為重由  
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言者并  
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  
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



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  
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  
達謀盡改京所為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  
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  
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  
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  
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為多  
居中厚責報京為言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

用親經臣方恃權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  
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  
首於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  
霸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  
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  
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  
正位中宮復以嫌罷為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為帝

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司察之居中存  
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  
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  
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燕三國公朝  
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  
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  
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  
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

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  
威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  
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  
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  
正帝親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  
墓居中始仕蔡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不合遂因蔡渭  
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壻也故借是撼之然  
卒不能害子修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沒

入于金後遣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為資  
政殿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  
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宦寺專命倡為大  
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  
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  
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  
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  
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

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為

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為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為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觝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為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謂楚固為失齊亦未為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頗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為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

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夤緣  
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慙脅陳瓘  
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為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  
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為睽睽出沒正邪之間商英  
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為可咎然  
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  
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



推行之豪猾望風斂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  
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為吏部左司員外郎  
起居郎二年為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  
遷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  
代為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為郎不三歲至  
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  
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為崖  
異帝惡京專愎陰令沮其姦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

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軍

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然比石豫許敦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羣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柷置不行使德音善

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寃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係而為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

為何哉將於哲廟表泛為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  
銜冤負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  
出將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  
僥求之弊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  
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  
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  
白既死京為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

入為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  
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  
郎使高麗遷尚書繇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逵  
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逵  
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  
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逵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  
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終其說逵欲自  
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逵擅政而鄭居中劉正

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乘間抵讖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為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弟兄章縱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攄用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為屬遷

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  
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藝  
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闡出疆外者宜  
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  
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  
帝特命遂為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  
遼遼為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  
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



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為之請禮出不  
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摠附奏求還進築夏  
人城柵摠答語復不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  
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  
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  
除禮部尚書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尋召為開  
封尹大駟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賈疑不  
納駟訟之摠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

之未決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為表裏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攄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為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為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盜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

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  
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起為越州永興軍皆  
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  
鉏大俠繩污吏下不敢欺有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  
人以告攄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  
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為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為帝言頃  
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攄蓋以曩  
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

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數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為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

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  
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  
法為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  
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  
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為  
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  
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為計度一日而舉衆  
十萬轉盼迄成外間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

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為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雞尉知栢鄉縣民訟皆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翻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

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徒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闈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

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  
羗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  
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  
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  
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  
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疑詆張  
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  
蔡疑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為



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  
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  
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為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  
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  
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  
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  
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  
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

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  
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  
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  
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摠者皆是也康國逵中  
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摠奉京姦  
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則可尚  
已侯蒙逮治五路將帥力為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  
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